



〔比〕乔治·西姆农著
蔡 鸿 滨 译

黄狗

4. 45
64



群 众 出 版 社

黄 狗

(比) 乔治·西姆农著
蔡 鸿 滨 译

群 众 出 版 社

一九八〇年·北京

黄 狗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5印张 90千字

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0001——150000册 定价：0.38元

译 者 的 话

乔治·西姆农是当代著名的比利时法语作家。他除了写过些剧本、中篇小说和自传之外，主要的作品是揭示现实生活的侦探小说，其中有的已译成四十多个国家的语言，有五十多部改编成电影，深受群众欢迎。

侦探小说在西方国家极为流行。它名目繁多，涉及的内容从一般刑事案件到经济特务案、国际间谍案……，几乎无所不包。但是这类作品大部分内容荒诞无稽，甚至搀杂着许多低级趣味和追求刺激的东西。这种书大都有一幅撩拨读者好奇心的封面，装帧相当简单，售价也极为便宜。做为茶余酒后或长途旅行排遣寂寞和消磨时间的“闲书”来说，倒也不无用处，但在文学上却几乎没有任何价值，很象我国旧社会时泛滥的言情、武侠小说。

乔治·西姆农的侦探小说却与此迥然不同。他的作品不仅为广大的读者所喜爱，也得到文学评论家的高度评价。有的法国文学史书把他的小说归在针砭社会，剖析生活风尚的作品之列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国文学界苛刻的权威安·纪德在读了当时初露头角的西姆农的作品之后，也曾说过：应该把西姆农的作品列入真正的文学范围之内。

西姆农于1903年生在比利时的列日。青年时期他便开始独立谋生，作过当地报纸的记者。1922年，这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来到巴黎，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活。他曾写过许多人民群众喜爱的通俗小说。从三十年代起，他又以惊人的速度写

了上百部侦探小说；有的法国作家把他与巴尔扎克在二十年时间写出《人间喜剧》相比拟，有的文学批评家甚至给他冠以“西姆农奇迹”的专称。作者在几十年当中曾漫游各地，在各国逗留、居住。他广泛地接触了各个社会阶层，丰富了生活阅历，开阔了眼界；这为他在作品中描绘环境背景，刻画人物形象提供了丰富多采，生动活泼的素材。西姆农的小说故事发生在各种不同的地点和场合，荷兰、比利时、阿尔萨斯、巴黎、纽约……，城市、海岛、港口、乡镇……。小说中的人物都具有独特的乡土气息，也有不同的性格和习惯；使读者读了之后有一种如临其境，如见其人的感觉。

西姆农在作品中不是简单地描述惊险的情节，骇人的场面，而是将侦探小说的传统和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手法融合在一起。他把对环境的描绘和人物的刻画结合起来，使之相互烘托，从而更有力地揭示社会生活，道出资本主义社会里“人世艰难”的真实现象。但是作者很少对故事的环境背景做冗长烦琐的叙述；使扣人心弦的侦探故事变得索然无味。作者对书中的人物也不大做细腻的性格描写或缜密的心理分析，而只是勾画出一个鲜明的轮廓，提供一些情况、迹象或标志，而读者读过作品之后经过咀嚼和玩味，却感到每个人物都有他的个性，特点。例如，《黄狗》一书的三个反面人物，虽然都是游手好闲，自私自利的社会寄生虫，但使人感觉突出的却是米舒的阴险，古瓦雅尔的奸滑、勒波默雷的怯懦。西姆农的上百部侦探小说都是梅格雷警长侦查破案的记录，可是作者并没有用许多笔墨去渲染这个中心人物，使他刻板化、概念化。在侦察过程中，他不是凭借初步的线索或物证去做简单的推理判断，而是强调侦查人员的敏感，

深入实际，亲身感受和案件有关的人物的生活和思想感情，从而逐步明确、证实他的结论。这样便使读者感到他并不是一个明察秋毫，破案如神的偶像化了的侦探，而是一个性格粗犷，但却沉着老练，活生生的，有血有肉的人物。西姆农小说的主要角色都是些平淡无奇的小人物，他们并不都是罪犯，但也不全然清白无辜；他们似乎每日每时都生活在焦虑之中。生活境遇的变迁，命运的乖戾和坎坷，使他们经历着不同的遭遇，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。当然，究其根源，这一切也只能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中去寻求答案。

《黄狗》一书发表于1936年，是西姆农侦探小说中的早期作品。

一九八〇年元旦

目 录

一	没主的狗.....	(1)
二	穿着拖鞋的医生.....	(13)
三	《恐怖笼罩着孔卡尔诺》.....	(25)
四	连队指挥所.....	(38)
五	卡贝卢人.....	(50)
六	胆小鬼.....	(62)
七	烛光下的情侣.....	(73)
八	还有一个!	(87)
九	贝壳盒子.....	(100)
十	“美丽爱玛号”	(113)
十一	恐惧.....	(124)

一 没主的狗

十一月七日，星期五。孔卡尔诺城里^①一片沉寂。从城墙上可以望见旧城里那个明晃晃的大时钟，它正指着差五十分十一一点。

这正是满潮的时候，强劲的西南风吹得港口里的小船彼此碰来撞去。风直灌进街里，地上的纸片不时被刮得滴溜溜地飞跑。

埃居翁码头上黯无灯亮。门窗都关了，人都已入睡了。只有广场和码头把角上海军上将旅馆的三扇窗还亮着灯光。

窗户上没有遮板，可是隔着暗绿色的窗玻璃也只能影影绰绰地看到几个人影。不到一百米远，瑟缩在岗亭里值班的海关职员，对这些在咖啡馆里消磨时光的人十分羡慕。

在他对面，停泊着一艘下午进港避风的沿海轮船。甲板上空荡无人。船上的滑轮轧轧作响，没有系好的三角帆迎着风啪啦啪啦地拍打着。激浪不停地喧嚣，时钟的拨簧嘶嘶地就要敲十一点了。

海军上将旅馆的门开了。出来一个人，他隔着半掩的门继续和里边的人说了一会儿话。大风攫住他，抖动着他的大衣的衣襟，把他的圆顶毡帽也掀了起来；他连忙用手抓住帽子，一边走，一边把它按在头上。

① 法国布列塔尼半岛西南部渔港和海滨浴场。——译者注

他嘴里哼着什么调子，从远处也能感到他快快活活、踉踉跄跄的神态。海关守卫一直望着他，看他想要点支雪茄烟，便不由微微笑了笑。因为醉汉和他要被大风掀掉的大衣、沿着人行道飞跑的帽子，展开了一场滑稽的角斗。划了十根火柴都熄了。

带圆顶毡帽的人发现一个门口前面有两层台阶，便躲在那里，探下身子。闪了一下火亮。接着这个抽烟的人身子一晃，抓住了门的把手。

海关职员没感觉到有什么跟大风不一样的声音吗？这一点他不能肯定。看见夜游人身子失去平衡，往后退了好几步，腰弯得让人难以想象，他先是笑了笑。

那人倒在了人行道边上，头浸在水沟的泥泞里。海关职员在胯骨上拍打着两只手取暖，他愤愤地瞅着船上的三角帆，那啪啦啪啦的响声搅得他恼火。

一分钟，两分钟过去了。他又看了看那个醉汉，依然躺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可是不知道从哪里跑来一条狗，在那里嗅他。

“这时候我才感到是出了事！”以后在调查过程中海关职员这样说。

这个场面以后来来去去的情形要按严格的时间顺序说清楚，就比较难了。海关职员朝扑倒的人走过去，因为有条狗在那里才放了点心。这是一条大黄狗，样子挺凶。八米远之外有一盏煤气路灯。海关职员起初也没看到有什么反常现象。后来他发现醉汉的大衣上有个洞，浓腻的血从洞里往外流。

于是他跑到海军上将旅馆，里面的咖啡馆几乎已经没有人了。一个女招待伏在出纳台上，一张石面桌旁坐着两个人，身子向后仰着，腿伸得直直的，抽着雪茄烟。

“快！出人命了，我不知道……”

海关职员转过身来，那条黄狗早跟他进来了，卧在女招待的脚底下。

咖啡馆里的人迟疑了一下，气氛有点恐怖。

“你们的朋友，刚才出去的那个……”

不一会的功夫，他们三个人都俯身望着还倒在原地的身体。市政府里有个警察所，离这里只有几步路。海关职员是个麻利的人，他气喘吁吁地跑到那里，然后又去拉医生的门铃。

他眼前老是刚才的那个景象，反复地说：“他象喝醉了酒一样，摇摇晃晃地往后退，至少这样退了三步……”

五个人、六个、七个……几乎到处都有窗户打开，唧唧喳喳地在说话。

医生跪在泥泞里，说道：“一颗靠近射出的子弹正打在腹部，要马上动手术，叫人给医院打电话……”

大伙认出来受伤的人是孔卡尔诺城的大酒商莫斯塔冈先生，是个只知道交朋友的大胖子。

两个穿制服的警察——其中一个没找着他的军帽——不知道调查从何下手。

有个人在说话，这是勒波默雷先生，从他的气派和讲话的声音，马上就可以看出来是个有名的人物。

“我们在海军上将咖啡馆一起打了一局牌，还有塞尔维埃尔和米舒大夫，大夫是第一个离开的，已经有半小时了，

莫斯塔冈怕太太，他是敲十一点时和我们分手的……”

这真是个悲喜剧性的事件。大伙都在听勒波默雷先生讲话，把受伤的人给忘了。这时他睁开眼睛，挣扎着要起来，他惊奇地咕哝着，声音那么和缓，那么微弱，女招待竟神经质地笑了起来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可是一阵痉挛使他发起抖来，他的嘴唇在哆嗦。当医生预备注射器准备给他打针时，他脸上的肌肉也在抽搐。

那条黄狗在人群中钻来钻去。有人感到奇怪。

“您认识这条狗吗？”

“我从来没见过它……”

“大概是船上的狗……”

在人命关天的时刻，这条狗也给人带来不安的气氛。也许是它那黄不棱登的颜色的缘故吧？狗很瘦，腿挺长，它的大脑袋既象大猎狗，又象乌尔姆种的看门狗。

警察在离人群五米远的地方询问海关职员，他是这个事件的唯一见证人。

大伙看着那两层台阶的门口。这是一座资产者的大房子，窗板都关着。门的右边贴着一张公证人的告示，写着十一月十八日房屋拍卖。

“招标价格：八万法郎……”

市里的一个警察拖拖拉拉地好长时间也没把门锁弄开，还是一个邻近汽车修理行的老板用螺丝刀把门撬开了。

救护车来了。大家把莫斯塔冈抬在一副担架上。看热闹的人除了端详这座空房再没别的可看了。

这座房子有一年没住人了。走廊里有一股强烈的火药味和烟草味。用手电筒照着，可以看到地上有烟灰和泥泞的足

迹，说明有人在门后面窥伺了相当长的时间。

有个人穿着睡衣，外面只套着一件大衣，对他的妻子说：“走吧！没什么可看的了，其余的事我们明天看报纸就知道了。塞尔维埃尔先生在这里……”

塞尔维埃尔身量不高，胖胖的，穿着一件灰褐色短大衣，刚才和勒波默雷先生一起在海军上将旅馆里。他是《布勒斯特灯塔报》的编辑，每星期在报上发表一期幽默专栏，也还写点别的文章。

他记着笔记，向两个警察指指点点。

通向走廊的房门都锁着，走廊尽头通向花园的门是开着的。花园周围是不到一米半高的院墙，墙外边是一条小巷，通向埃居翁码头。

“凶手是从这里跑掉的！”让·塞尔维埃尔说道。

第二天，梅格雷才把事情经过好歹理出这么个梗概来。他调到雷恩①机动警察预备队已经一个月了，那里有些机构需要调整。他接到了孔卡尔诺市长打来的告急电话。

于是他和检查员勒鲁瓦来到这个城市，以前他还没和勒鲁瓦一起共过事。

大风还没有停息。几股狂风把城市上空的大片浓云刮裂，下起了砭骨的冷雨。没有一条船出港，有人说有一艘轮船在格雷南岛②海面上遇险。

海军上将旅馆是城里最好的旅馆，梅格雷当然在这里下

① 法国布列塔尼地区重要城市。——译者注

② 孔卡尔诺西南的小群岛，临大西洋。——译者注

榻。这时正是下午五点钟，他走进咖啡馆时，天刚刚黑下来。这是个相当黯淡的长形大厅，灰色的地面上洒着锯末屑，里面摆着大理石面的桌子，绿色的窗玻璃使它更加显得阴沉。

好几张桌子都有人占着，不过，头一眼就能看出来那张坐着常客的桌子，这都是些庄重的顾客，旁人都尽力听他们谈话。

有个人从这张桌旁站起来，胖脸庞，圆眼睛，嘴唇上带着微笑。

“是梅格雷警长吗？我的老朋友市长告诉我您要到这里来，我常听人谈到您，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，让·塞尔维埃尔。嗯！您是巴黎人吧？我也是！我在蒙马尔特的红牛夜总会当经理多年，我曾给《小巴黎人报》、《至上报》、《电讯报》撰稿。我跟您的一位领导贝尔特朗非常熟悉，他去年退休到涅夫洛乡下去了。我跟他一样也退休了！也可以说我是退出了社会生活。现在为了消遣，给《布勒斯特灯塔报》写稿……”

他一边东拉西扯，一边指手划脚。

“来来，我来给您介绍一下我们桌上的几位，孔卡尔诺的四个花花公子，这位是勒波默雷，他寻花问柳积习难改，是吃养老年金的，丹麦的副领事……”

那人站起身伸过手来，一身乡下绅士打扮：方格子马裤，紧身护腿一丝泥土不沾，上浆的白斜纹布胸巾，他留着银灰色漂亮的小胡子，头发溜光，脸色开朗，面颊上长着红疹。

“很高兴见到您，警长……”

让·塞尔维埃尔接着又介绍：“米舒大夫，前议员的公子。不过他只是个名义上的医生，因为他从来没行过医。您等着看，他最后一定会向您出卖土地，他是孔卡尔诺也许是全布列塔尼地区最好的小块土地的地主……”

医生伸过一只阴凉的手。他长着瘦长脸，歪鼻梁，虽然还不到三十五岁，棕红的头发却已经稀疏了。

“您喝点什么？”

在这段时间里，检查员勒鲁瓦去市政府和宪兵队^①接洽。

咖啡馆里的气氛有点说不出的阴沉和晦暗。从敞开着的大门可以看到，餐厅里几个身穿布列塔尼服装的女侍正在布置餐桌，准备开晚饭。

梅格雷瞥见出纳台前卧着一条黄狗。他抬眼又看见一件黑裙子，一条白围裙，一张并不俊美但却十分吸引人的面孔，在随后的谈话过程中，他一直不停地注意着它。

不过每当他转过头时，都发现那个女招待的焦躁不安的目光在盯着他。

“这个可怜的莫斯塔冈是世界上的大好人，并且特别怕老婆，要不是他差点丧了命，我真以为这是个恶作剧……”

说话的人是让·塞尔维埃尔。勒波默雷亲昵地喊道：“爱玛！”

女堂倌走了过来。

^① 法国宪兵队隶属国防部，是陆军中的一个独立部分，同时在小市镇和农村地区与民政、公安机关配合，负责维持社会治安。——译者注

“什么事？您要点什么？”

桌上有几个空啤酒杯。

“该喝开胃酒了！”记者提醒说。“换句话说，是喝皮尔诺茴香酒的时候了。爱玛，来茴香酒。怎么样，警长？”

米舒医生一个劲儿地看着他袖口上的钮扣。

“谁能料到莫斯塔冈会停在门口前面点雪茄烟呢？”塞尔维埃尔用响亮的嗓音又接着说。“谁也没料到，是不是？我和勒波默雷住在城那边，我们不从空房前边经过！只有我们三个人这么晚的时候在街上走。莫斯塔冈不是招人恨的人，他是人们常说的那种老好人，这老兄最大的奢望就是有一天能得到荣誉军团的勋章。”

“手术成功了吗？”

“他就会脱险的，最滑稽的是他老婆在医院里跟他大闹了一场，因为她认定这是由于爱情纠纷？你们看见了吗？这个可怜的老朋友连女打字员也不敢摸一把，就怕惹出麻烦来！”

“给我加一倍！”勒波默雷对斟仿造茴香酒的女招待说。“拿点冰块来，爱玛……”

有几个顾客离开了，因为到吃晚饭的时间了。一阵风从开着的门刮了进来，把餐厅桌上的台布吹得乱抖。

“你们等着看我写的文章吧，我认为在这篇文章里把各种设想都研究了。只有一种设想可能性最大，那就是我们碰上了个疯子。可是，这城里的人我们都认识，一点也看得出来谁神经错乱了。我们每天晚上都在这里，有时候市长也跟我们在一起打牌，要不就是莫斯塔冈，或是去找钟表店老板来打桥牌，他离这里就隔几座房子……”

“那么，那条狗呢？”

记者做了个毫无所知的姿势。

“谁也不知道它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。我们先以为它是昨天到的‘圣玛丽号’海轮上的，看来也不是。那条船上倒是有一条狗，不过是条纽芬兰长毛狗，我敢打赌，谁也说不上这条恶狗是什么种的……”

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抓起冷水瓶，往梅格雷的杯子里倒水。

“这个女招待在这里很久了吗”警长低声问道。

“好几年了……”

“昨天晚上她没出去吗？”

“她一直没动窝儿。她等着我们走了才去睡觉。我和勒波默雷回忆起以前的事，回忆起过去玩玩乐乐的日子，那时候我们都还很漂亮，没有钱也能弄到几个女人，对不对？勒波默雷？他不吭声！等您更了解他了，您就会知道，说起女人来，他可是个浪荡鬼。您知道我们把鱼市对面他住的那所房子叫什么吗？叫销魂窝。哼！……”

“为您的健康干杯，警长！”那个人给说得有点发窘了。

梅格雷这时注意到几乎一直没开口的米舒医生，他低着头扭着面前透明的玻璃杯。他额头满是皱纹，没有血色的脸上带着一种非常焦虑不安的表情。

“等一等！”他犹疑了好一会，突然喊道。

他把杯子凑近鼻孔，用手指在杯里蘸了一下，然后用舌尖轻轻舔了舔。塞尔维埃尔大笑了起来。

“好！看他让莫斯塔冈的事给吓破胆了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梅格雷问。

“我认为最好不要喝，爱玛，去叫隔壁的药剂师来。吃着饭也得来……”

这时就象泼了一盆冷水。大厅里显得更空荡、更阴沉了。勒波默雷神经质地拽着他的小胡子，记者在椅子上也坐不住了。

“你认为是怎么回事？”

医生神色忧郁，他一直凝视着自己的酒杯。他站起身来，在酒柜里拿起皮尔诺茴香酒瓶子，在灯光下摆弄着；梅格雷发现酒上面漂浮着两三个白色的小粉粒。

女招待回来了，后面跟着嘴里还嚼着东西的药剂师。

“我说凯尔维东，给我们立刻化验一下这瓶子和酒杯里的东西……”

“今天？”

“马上就化验！”

“我试验什么反应？您的意见是什么？”

梅格雷还从来没见过恐怖的暗影来得这么快。只不过一会儿的功夫，人们热情的目光消失了，连勒波默雷脸上的红斑点也象是人工加上去的了。

女招待两肘倚在出纳台上，把铅笔的铅芯在嘴上蘸了蘸，在黑漆布皮的帐本上一行一行的记着数字。

“你发疯了！”塞尔维埃尔冲口说了句。

药剂师一手拿着瓶子，一手拿着一个玻璃杯。

医生低声地说：“马钱子^①……”

① 热带产常绿乔木，种子研成粉末可制药和麻醉剂，也可用做灭鼠毒剂。——译者注